

諸位法師，諸位同學，請坐。請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寶：阿闍黎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從今日，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兩足中尊；皈依達摩，離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諸眾中尊。阿闍黎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從今日，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兩足中尊；皈依達摩，離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諸眾中尊。阿闍黎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始從今日，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兩足中尊；皈依達摩，離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諸眾中尊。

請看《大經科註》第九百零九頁，第一行開始，科題「辛二、諭眷屬和敬」。請看經文：

【世間人民。父子兄弟夫婦親屬。當相敬愛。無相憎嫉。有無相通。無得貪惜。言色常和。莫相違戾。】

這個九句經文非常重要，確實是言簡意賅，言語不多，很簡單，意思非常的圓滿。做人能做到這樣子，這就是標準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。佛在此地教我們，佛弟子，無論在家出家、男女老少，都應當遵守。前面第一句把世間人全包括在其中，所有的人民。下面是由親而疏，由近而遠，『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』這是親，『親屬』這就比較遠了，應該如何相處，下面六句二十四個字。我們看念老的註解。右面這一段經文，勸告世人，「親眷之間，應當和敬」。不和，那就是冤家，中國諺語裡頭也有這個說法，不是冤家不聚頭。這個話是什麼意思？裡面的含義顯示出來，家人相處確確實實有不和的，不和的家不會興旺。一家上下和順，古人講的「家和萬事興」，這個家庭一定興旺，一定發達。看這個家有沒有前途，看他家人是不是相親相愛，是不是和睦相處，就從這看。

「父子、兄弟、夫婦」，這是五倫，父子有親，兄弟有序，就是長幼，夫婦有別。親屬，前面說過，包括你的家族，族人，你的下屬，家裡面請來的幫傭，這是下屬。在古時候，一個大家族，幫傭的人很多，可能有二、三十個人。因為一個家庭，普通家庭大概都有二、三百人，所以二、三十個幫傭是很正常的現象。都要互相敬愛，不能有憎恨，不能有嫉妒，不能有傲慢。『有無相通』，這是在日常生活當中，生活的待遇要平等，要照顧到。各人有各人的身分，各人有各人的義務，有各人的職責，大家庭是社會生活。

中國這個國家、這個民族能夠傳幾千年還存在，世界上四個古文明，其他三個都消失了，沒有了，中國還在，為什麼？中國人懂得治家之道。治家跟治國一樣，只是範圍大小不相同，所以會治家的人就能治國。於是乎我們就能體會到，中國人的家，對社會、對國家民族，乃至於對整個世界，做出最大的貢獻。只要每個人家都能治好，社會就安定，天下就太平，也就是長治久安之世，人民生活幸福美滿。在中國歷史看到很多，外國歷史上沒有，再強大，都有爭權奪利，沒有中國這麼和諧。這什麼原因？教育。中國人從小就教，教要愛家族，把愛父母這種愛要擴大到家族。知道自己生到這個家庭來的，是要為一家人謀幸福，為一家做出貢獻，不是為個人。家是一個人一生最值得信賴的靠山，離開家到外面工作，遇到困難，家是你的忠實的支持者。家裡會派人幫助你，家裡面會送錢幫助你，成就你的事業，這個事業只要是有利於國家社會的，不是自私自利，這一點很難得。這是倫理道德的教育，人人都懂得。

親眷之間，親是父子、兄弟、姐妹、夫婦，這是親，眷屬是我們的親戚。親戚裡面有內外，叔伯這是內，舅姨這是外，母親那一邊的，母親的兄弟姐妹，父親的兄弟姐妹，這都是屬於叫親屬。可見得一個家族範圍很大，延伸到母系。這一家人要團結，這一家人

要互相敬愛，這一家人相處和睦，全靠教育。從小就把他教好，大人一生做榜樣給後人看，給下一代看。世世代代的都是這樣做法，只要做得認真，這個家庭就不會失敗，世世興旺。如果疏忽了，問題就出來了，可能做到家破人亡。

「敬愛者，指恭敬與慈愛。憎嫉指憎惡與嫉妒」。憎惡是什麼？討厭。這個治家，大學問。佛經上說得很好，父母跟子女的關係，佛在經上告訴我們，這個關係有四種：報恩的、報怨的、討債的、還債的，你說麻不麻煩？報怨的，過去你傷害了他，甚至於你殺了他，奪了他的財產，他這一世到你家來做你的兒孫，你不知道。到他長大的時候，他要把你家毀掉，報仇，是來幹這個的。如果是來報恩的，這個小孩過去你對他好，你曾經幫過他、救過他，決定是孝子賢孫。如果是報怨來的，從小小孩性格就不好，叛逆，不聽話。學佛的人知道，看到這個情形就曉得要怎樣去教他，對於叛逆的，格外的愛護他，要施恩，慢慢讓他體會到感恩，雖然來報仇，不至於有大的災難。這個事情理很深，事很複雜，所以家裡積德，世世代代。

孔子他的外公，他媽媽的爸爸，這個人有智慧，看到孔家五代，祖宗五代都積德，修善積德，好人。就能斷定這個家裡人將來出人才，把他的女兒嫁給他，嫁給孔子的爸爸，生孔子。這個外公有智慧。一定要是積德行善之家，後代會好，沒看錯。不是看到這個人家庭富貴，不看這個，看他是不是世世代代是好人，斷惡修善，積功累德，要看這個，後代肯定會有興旺。我們細心觀察慢慢都能體會到。

最怕的就是怕憎嫉，家人心不平，背後互相批評，這個不好，這是家要敗亡的現象。一個家如此，一個團體也如此。現在的團體，社團，就像從前的大家庭，領導人就好比是父母，工作人員是兄

弟姐妹。像我們這個團體也有很多義工，這個團體天天講經，天天教學；換句話說，應該所有人員天天都上課，哪有不興旺的道理！如果說，我是來做義工的，我不是來聽課的，想修一點福，未必是真福。真正把佛法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才知道什麼是真正的福報。在這裡做義工服務，修了一點福，往往口不謹慎，批評這個人，批評那個人，都從口裡流掉了，功德都跑掉了，甚至於還造了很多罪業。顛倒了，錯誤了。國家也是，擴大到聯合國也是，無論什麼團體，佛這六句話一定要記住，要依教奉行，就是『當相敬愛，無相憎嫉，有無相通』。我有，別人有缺乏的，我得要幫助他，這就是要布施，不要吝嗇。所以底下接著，『無得貪惜』，沒有貪婪。言語，色是我們的容貌，色要溫和，言語要柔軟。最怕的『違戾』，就是背後有議論、有不平，最怕這個。要互相恭敬，要互相慈愛，上慈下愛，領導人有慈悲，被領導的人愛敬，沒有憎惡，沒有嫉妒。

「有無相通，相通指財物，以我之所有，濟彼之所無」，他缺少的，我有多多的，我應該要給他。「言色，言語與面色」。違戾，違是背逆；戾是乖狠。《會疏》裡頭說，「怡聲下氣」，怡是歡喜，「言不違戾，溫良恭謙，面無顰蹙」，顰蹙是憂慮，是不高興，擺在面孔上，很難看。這些都是講的常和。故知『言色常和』就是經中所講的和顏愛語。這個愛是非常關心他、愛護他，是這個意思，他有過錯，責備他、教訓他都是愛語。

這九句經文勸和，非常重要。文辭不多，每個人都應當要學習，要把它做出來。下面一段，佛告訴我們，如果有爭執，這個團體每個人都有怨恨、都有不平，這就出問題了，「論心諍成怨」。請看經文：

【或時心諍。有所恚怒。後世轉劇。至成大怨。世間之事。更

相患害。雖不臨時。應急想破。】

前面勸我們的，和睦興家，這一段警告我們，不和會造成大害，這個大害可能不在今世，來生後世會碰頭。這些事，中國、外國歷史裡面記載很多。『患害』是什麼？戰爭，那種怨恨，必須把對方消滅。對方不錯是消滅了，那個怨恨能化解嗎？不能，生生世世都不能，那就變成生生世世冤冤相報沒完沒了，太可怕了！

『或時心諍』，諍通作沒有言字邊的這個爭。《一切經音義》解釋作訟，訟就是爭辯是非，訴訟。《會疏》裡頭說得很好，「人情平時雖無憤恨，違境忽生，不時鬥諍，故云或時」。不知道什麼時候，兩個人不高興了，心裡面懷著怨恨，怨恨、不平就想報復，互相矛盾就生起來。這個要不化解，在一個家庭裡面發生，這個家就不和了。所以，家規就是家裡面的法律，人人都要遵守。家長執法要公平，絕不能夠偏袒，偏袒就是造成怨恨，更深的怨恨。一定要秉公來斷定，讓兩邊都服，這才能化解。

最重要的是教育，教育要非常認真，不允許有這些事情發生這是教育的功能。發生了怎麼樣調解，沒有發生的時候，如何防範它不會發生，這個重要。所以五倫、五常、四維、八德要常常講，要不斷的講，一遍一遍的講，為什麼？怕大眾當中，不定什麼時候，有兩個人起怨恨了，他起鬥爭了。天天聽經，有的時候有點怨恨，一聽，算了吧，他就自然能夠化解。極樂世界沒聽說哪個人有怨恨，哪個人與哪個人有摩擦了，那個世界就不能叫極樂了。為什麼？阿彌陀佛講經沒中斷，這一點我們要曉得。人是教得好的，沒錯，要天天教，要常常教。不教，可能他就有問題了，他阿賴耶裡頭有煩惱的種子、有不善的種子，這個東西現行，他自己做不了主，心術就壞了。這個人心壞了，他就有偏見，就有邪見，自己不滿意，還要挑撥是非，讓這個團體裡頭產生對立、鬥爭，爭權奪利，這就

壞了。必須要教得每個人都能知足常樂。

大聖大賢，像孔子，你看，學生們對老師的評價，我們老師有哪些好處？學生說出五樣事情，這孔子的日常生活，溫良恭儉讓。老師做榜樣，學生都學會了。孔子生活表現的溫和，人喜歡接近他，沒有貢高我慢，沒有嫉妒，心性，善良、恭敬、節儉、謙讓。所以他們的家傳二千五百年，傳到現代。能不能再向下延，就要靠他們這一代人真正覺悟了，把溫良恭儉讓認真做到，他們的家還會往下傳。孔家這一代的我不認識，上一代，孔德成老先生跟我就很熟。早年在台灣，六十年前，台灣一個煤礦大王李建興，這個老先生是讀儒書的，對孔子非常尊敬。所以孔德成先生常常到他家作客，他是個企業家，孔德成有什麼缺乏都是他幫助，他有錢，能幫助他。李先生的兒子、媳婦都是虔誠的佛教徒，聽我講經，所以我跟他們就很熟，有幾次在他家跟孔先生一起吃飯。我在他們家裡講過經，大概有一年多的時間，他家有個大廳，大概可以坐一百人。那個時候我沒有道場，講經都是租房子、借房子，李建興的兒媳婦跟韓館長私交不錯，所以就借他家的房子講經。

我們的老師李炳南老居士，幾乎一生跟孔先生，孔先生那個時候是奉祀官，他有個奉祀官府，李老師是他的主任祕書。這奉祀官府是屬於行政院的，是部級的，級別跟部長相同，這在那個時代，對於孔子的後代非常尊重。現在沒有了，奉祀官府也取消了，大概恢復這個地位是不容易了。往後，孔家的社會地位沒有了，要靠自己發憤圖強。這個奉祀官還是世襲的，到孔德成這一代是最後的一代。我們感到很遺憾，政府應當要保留，這保留象徵民族的精神，象徵中國人對老師的禮敬，尊師重道，他代表老師。中國人有祠堂，是不忘父母，中國人的孔廟，每年的祭孔是師道；師道代表敬，祭祖代表孝，中國立國的精神，孝親尊師。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一樁

好事。必須中國人哪一天真的回頭了，遵從老祖宗的教誨了，也許有人提議恢復孔子在歷史上的地位。他代表中國人對老師的恩德永遠不忘記，代表師道。

我們看念老的註解，《會疏》裡頭說的這幾句話是真的，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遇到過，甚至於發生在自己的身上。「一時忽起相鬥與爭訟之心」，遇到不平，我們這一生遇到了。韓館長往生了，她對我們有恩德，我在最困難的時候，如果不是他們一家人幫助，不可能有今天。在那個時候我走上困境，一個聽老和尚的話，把講經教學放棄，去做經懺佛事。老和尚告訴我們，經懺佛事是我們看家的本事，我們靠這個吃飯的。講經教學沒人供養，你生活怎麼辦？這是逼著我一定要跟大眾一樣，沒有什麼特殊，這不是我情願的。那不聽，不聽就還俗，走到這個絕境了。韓館長是我的聽眾，她知道了，問題這麼嚴重，怎麼辦？他們家的房子不大，是一棟小別墅，獨立的，兩層的洋房。她夫妻兩個，帶著兩個兒子，還有個女兒，女兒雖然出嫁了，離不開媽媽，統統住在一起。女兒生了個小孩，她的外孫，所以一家也挺熱鬧。樓上還有個房間，空的，她問我，住在她家裡行不行？我去看了一下，還挺乾淨的。我就帶著她一起到台中去見李老師，把我的情形向李老師做了詳細報告，現在有這麼個緣分，她家照顧我。李老師說行，老師同意了。這我住在她家裡，沒有想到住了十七年。

十七年之後，我們才有個小道場，在景美，華藏視聽圖書館。有這麼個小地方，不大，只有五十坪，用圖書館的名義。在那時候美國紐約的同學找我，希望我到美國去講經。緣不成熟，我對美國不了解，自己講經基礎還不是很穩固，在台灣，李老師在世，有問題常常可以請教，到美國就不方便了，我婉辭了。他們就起意，如果講經能夠錄像，把這個錄像帶送給他們可不可以？我說我們沒有

這個設備。他們很發心，送了兩萬美金，我們在日本採購一套機器，所以圖書館就變成視聽圖書館。我們搞錄像、搞錄音是最早的一個，是這麼個原因，美國華僑送的這些設備。我們講經是錄像，現場錄像，這個錄像帶寄到美國去，我們沒有保留，是為他們做的，這開端。

我們自己一生，讀書人，不喜歡管事，管事很麻煩，讀書自在。所以圖書館建立，請韓鏌居士做館長，管事、管人、管錢她一個人包辦。所以大家都曉得，我不管人、不管事、不管錢，叫三不管。這個道場十方捐助的，她自己也拿了一些錢，登記的時候是用她的名字登記產權。她過世了，過世之前跟我講過幾次，想組織一個董事會，來管理道場財務。我不著急，我說等妳病好了再說吧。沒有想到一病不起，這個事沒有做。然後，她的兒子聽別人的挑撥，我知道，聽別人的話，要把財產收回去。當時悟道，出家的有四十多個人，想找律師，用法律來解決。是可以，我們是站得住腳，但是在道義上講不可以。她照顧我三十年，我今天能成就，她是有大功德。我說我們決定不能上法庭，學佛，上法庭多丟人，不是丟我的人，丟釋迦牟尼佛的人。天天在講放下放下，還要爭財產，這成什麼話？所以我就一直在阻擋。

那時候剛剛走，才兩個星期他們就想發動，我說不可以，至少要四十九天。希望平平安安的念四十九天的佛，給她做超度的佛事，四十九天以後再說。四十九天到了，我又向大家要求延長，一百天好不好？過了百日再說。到了一百天，我再要求大家，一年好不好？到一年，大家心平氣和了，沒有那麼急躁了，沒有那麼著急了。我跟大家講，天無絕人之路，我們要有道義，要知恩報恩。她兒子要，全部財產送給他，沒有話說，美國我們也建了道場，也全部都給她兒子，報她照顧我們三十年的恩德。不管他怎麼說我們、批



評我們什麼，我們一句話不回，我們知恩報恩，只知道恩，不知道怨，我們離開台灣。這是過去這段歷史。

離開台灣之後到新加坡，在這時候就遇到胡居士，幫了大忙，她要不幫忙，我們在新加坡不能立足。我們在澳洲建立道場，她也拿了不少錢。在那個當時，因為我們不化緣、不募捐，所以知道的人並不多，經濟並不富裕。我們能在新加坡住三年半不是容易事情，承蒙李木源的照顧。以後，新加坡那個道場內部有變化了，經上所說的，李木源居士聽信謠言，對我們的態度冷淡了。冷淡，趕快走，為什麼？以後好見面，不要搞得以後不好意思見面，這個恩德我們永遠不忘記。所以他聽信謠言，說了我一些話，我們從來不說他一句不善的事情，我們只讚歎他好的地方，他照顧的地方，其他的我們一句話不說，這麼多年。為什麼？佛這些話我們記住了，我們決定不跟人鬥爭，一有這個跡象，我們馬上就退步，保全。甚至於大陸上還有些人以為我還在新加坡，他們對居士林還是一樣的供養，我們沒有說一句話。只是到新加坡看我的人知道了，知道我不在新加坡，離開了。

我這一生的路，經上全都有，如果不聽經典上的勸告，我們也跟一般人，跟人去爭，那個跟學佛完全相違背，學佛的人怎麼可以爭？錢財、財產，他要給他，生不帶來，死不帶去，絕不相爭。一生沒有建道場的念頭，所以過著游牧生活。這次到香港，佛菩薩安排的。何澤霖老居士是我第一次到香港來認識的老同修，前年過世了。囑咐他的夫人，六和園是他們自己的住處，一定要送給我，供養給我，希望我在香港長住。我知道這是佛菩薩安排的。我去看了，我很喜歡這個地方，寧靜，比這個地方還安靜，聽不到人的聲音，也聽不到車的聲音。地方雖然不大，小小的房子，二、三個人住非常合適，我就想到，晚年就在這裡長住了。

可是這整個世界社會，不安定的現象愈來愈嚴重，讓我想到，佛法，佛法太大了，我們沒有那麼大的福報。佛法的承傳，佛法的延續，要辦教育。這是六十年前方老師就提醒我，佛法要再興旺起來，一定要恢復叢林制度，就是辦大學。我們有這個心，沒有緣，也沒有福報，一直到晚年才遇到。在馬來西亞，納吉首相支持，在那邊能辦一個漢學院，培養儒釋道的繼承人。去年，沒想到跟斯里蘭卡結了緣，到那邊訪問九天，講經一個月，非常歡喜。跟總統建議，辦佛教大學、辦宗教大學，總統全力支持。我把四眾同學的供養全部捐獻出去，佛教大學的預算是一千五百萬美金，我這邊的供養，換成美金一千五百萬，全捐給他了。現在大概資金已經不成問題了，我知道有很多人主動的捐獻。

要緊！學校建了，教學的理念、教學的方法，佛教跟中國有自己的一套，這套東西真好。我還沾了一點邊緣，我以後沒有了。可是我想要把它傳下去，我至少也得教幾個人，教出真正有成就了，讓大家看看傳統的方法，這方法就是戒定慧，因戒得定，因定開慧。智慧開了，開智慧就是明心見性，見性成佛。老祖宗這套方法，不是求知識，是求智慧，不是向外求，是從內求。

早年，李老師晚年辦了個內典研究班，招了八個學生，八個都是大學畢業的，真正發心學佛。這個班是辦四年，八個學期。我在裡面教了一年，那時候八個學生，六個老師，好像果清法師上過我的課，我在那個時候用的方法就是中國傳統的方法。學生學得很辛苦，我那時候教《金剛經》，上課指定作業，經文從什麼地方到什麼地方。我自己編了個《金剛經講義》節本，底本是《金剛經講義》，江味農居士編的，我把它重要的部分提出來，所以做了個簡單的節本，做我的教材。用我這個綱領，參考《講義》的原文，寫講稿。一個小時，實際上是五十分鐘，要寫多少字講稿？要寫八千字

，口語文學。所以學我這門課，只有兩個學生選我這門課，其他的人旁聽。這兩個小時，每個人講一個小時，講給我聽，最後十分鐘我做講評，我是這樣教法的。「學記」裡頭有，教的人很輕鬆，學的人很辛苦，但是他真有受用。這教學，我教你怎麼學，不是我講你聽，不是講學，是教學。那時候我們這些老師，包括李老師在內，我這個方法他們都沒用，他們是講，講給學生聽。我不是的，我是資料交給他，讓他自己揣摩去寫講義，上台講給我聽。雖然學生學得很辛苦，學得非常歡喜，他真有受用。上我這堂課這兩個人，足足要花兩整天的時間，兩天做準備工作。

我用這個方法可以辦佛學院，佛學院沒有老師，我這麼多年來留下來的這些光碟、錄像，我相信能夠挑得出十幾種，那十幾種就十幾門功課了。哪個人學就專學一種，不能學兩種，時間最好是十年。一個星期講一次，讓你有六天的時間去準備，講兩個鐘點。我給你做講評，研究討論半個鐘點，能帶一批學生出來。讓大家看看，古時候這個方法跟現在學校教學的方法，相比一下，有沒有價值？這就是教學的理念跟方法不一樣，目的不相同。中國傳統教育跟大乘佛法的教育都是以開悟為目標，儒家亦如是。我在抗戰期間在貴州念書，那時候的老師都很負責任，都非常認真教學。我有一天從老師辦公室外面走過，裡面老師在聊天，聊什麼？對學生的批評，某個學生有什麼長處、有悟性，談到這個。我在旁邊聽到，悟性。你看，那個時候老師重視學生有悟性，他學得快。沒有悟性，靠記憶，就是記問之學。有悟性的人不記東西，他聽到的時候，他有他的體會、有他的領悟。領悟淺深不一樣，體悟廣狹也不一樣，他能把裡頭道理說出來。老師重視這個，這是真正的學問。所以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，我們要明白這個道理。如何把這個方法，古老的方法傳下去，不要讓它失掉，而真正用這個方法的人有成就。

我學東西沒有記問，我不喜歡記這個，所以說一般教授講東西引經據典，我們從來不引經也不據典。為什麼？我沒有記得，沒有記住，我是憑悟處的，我的體會、我的心得拿出來報告，供養大家。我懂得這些東西，但是對這個沒有認真，如果要認真，我現在不是這樣的程度，水平比這個要高很多。現在老了，不能再幹，記憶力也衰退了。現在著急的，經上講的，要信願持名往生淨土，這個要緊，別的都不要緊，都是不急之務，最緊急的是念佛求往生。所以，經專講一部，專教一部，其他的全放下。古老這些東西，我知道，我了解，我能說得出來，它非常有價值，跟西方人教學的理念、方法完全不一樣。人真開悟了，開悟之後，解決問題沒有侷限性，沒有後遺症。知識不行，記問之學它有侷限，它有後遺症。所以今天這個動亂社會他們解決不了，道理在此地。

養要養得厚，我們常講的儒釋道三個根太重要了，千萬不能疏忽。要自己克服自己邪知邪見，克服自己懈怠懶惰，要克服自己該放下的要放下。學佛學什麼？學清淨心、學平等心、學覺而不迷，正而不邪、淨而不染，這真學佛，不能搞假的。真有體悟，講出來自然有滋味；沒有體悟，講的全是別人的。別人東西，我能看，別人也能看。一定要講自己體會到的地方，而且就在現前，真管用；所學非所用，我決定不學它。學不是為別人，是為自己，為自己什麼？悟入自性，這是真的。

我們再看念老這個註解下面所說的，『恚怒』，瞋恚、忿怒，三毒之一。「一時瞋心，造成小恨」，但是這個小恨，「冤冤相報，無有已時」，沒完沒了，生生世世纏縛住，苦不堪言。「怨憎常會，互相殺害，愈演愈烈，故云後世轉劇，至成大怨」。大家要想知道這個事情，《安士全書》，印光大師介紹，學佛的人一定要看。他認為中國最近一百年第一部好書，印光大師評判的，這是最好

的一部書，講因果報應講得透徹。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一開頭，文昌帝君一十七世做士大夫，他說出這十七世的冤冤相報，就是此地的這幾句話。最初是一時瞋心，造成小恨，然後就冤冤相報沒完沒了，最後怨憎常會，互相殺害，愈演愈烈。總算是讀書人，遇到佛菩薩，把這個事實真相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怨恨心放下了，生到天道，這是文昌帝君。故云後世轉劇，至成大怨，這是事實真相。所以，大怨怎麼成就的？從小怨結下來的。如何化解？從小怨化解，不跟人結怨，人跟我結怨，我不跟他結怨，就沒有報復。他給我罪受，我就受，甘心情願受，沒有報復的心，這個帳就了了，就結掉了，絕不幹傻事。

下面括弧，「如琉璃王為報宿怨，欲盡殺釋種」。這是舉一個例子，這例子經上說的，《三藏法數》裡頭有，《法苑珠林》裡頭也應該有。怎麼回事？冤冤相報。釋迦牟尼佛當年在世，琉璃王帶著大軍把釋迦牟尼佛這個國家滅掉。佛知道，沒有阻攔，只是勸他的族人趕緊逃出去，不要再住在這個地方。他的族人也很難得，聽話，逃出去了。逃到哪裡？逃到現在的後藏，西藏的南面，喜馬拉雅山的北面。所以，釋迦牟尼佛這一族，都移民到西藏去了，現在叫移民，逃到西藏，再沒有回去，在西藏落戶了。西藏現在屬於中國，所以釋迦牟尼佛這一族也是中國人了。這個事情發生是佛在世的時候，佛主張不打仗、不抵抗，盡可能的逃離。這都是教給我們，做出榜樣給我們看，如何化解大怨。大怨不是一時結的，生生世世沒有解，愈結愈深，爆發的時候愈演愈烈。

所以，『世間之事，更相患害』，這是「指世間冤報之事，互為禍害」。這一世你殺他，來世他殺你，再來世你又殺他，沒完沒了，愈殺愈慘，愈殺愈厲害。如果今天真正不幸，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，核武戰爭、生化戰爭，不管好人壞人，有沒有怨結，統統都

要遭受這個災難，整個地球上的生物統統滅絕。這空前的大災難，不是一世造成的，還是從歷史上，千萬年來，從小怨結成大怨，從大怨造成大難。沒有人好好的教，今天把聖賢教育全部推翻了，藐視聖賢，輕慢祖宗，認為古聖先賢都不如我。我今天手上有原子彈，古人沒有，我超過他了。生死，人有生必有死，早死晚死總是要死，這是平等的。可是問題，死了到哪裡去不一樣了，有人死了到天堂，有人死了變畜生，有人死了變餓鬼，有人死了墮地獄，還有人死了上天堂、生極樂世界，不一樣。

這樁事情我們現在很清楚、很明白，所以我們一心一意只求極樂世界，其他的全放下。你不相信，我相信，我們各人去各人的地方。我這六十二年的佛沒有白學，總算有了個結果。如果這個世界上，還有一些人真正是好人，生生世世斷惡修善，積功累德，他們不應該在災難當中死亡；換句話說，這個災難就不會發生。世間事誰做主？自己造因受報，但是那個緣，佛菩薩、神明在掌握住，用佛法的術語說他們加持，他們慈悲。五逆十惡、毀謗佛法，只要肯認錯，只要能懺悔、能回頭，信願持名，阿彌陀佛也不會捨棄他，他臨命終時佛也來接引。慈悲到極處，這是我們應該學的。佛能忍，我們為什麼不能忍？佛能做到，我們為什麼做不到？這是應當學的。

「既造業因，必結惡果」，這八個字是真理。「報應雖不立即顯現於當時」，這個人一生造惡，沒看到有惡報，他一生過得不錯。這個要知道，因果通三世，他這一生的福報能夠保持他從生到老不受災禍，前世培得厚，這是享前世修福的果報。他現在死了，福報享盡了死了，死了以後到哪裡去，那是他的惡報就現前了。他在惡道裡頭我們不知道，我們沒有看到他現世受惡報。舉一個例子，唐太宗，唐太宗在世沒有受到果報，富貴，榮華富貴，歷史上稱他

為明君，好皇帝。他是開國的帝王，雖然第一代皇帝是他爸爸，但是那個政權是他打下來的，是以武力奪取政權的。治國治得好，人講理，有智慧、有慈悲心。編了一套《群書治要》做為治國、學習的標準，是他治國的寶典，能傳到現在。

我們從他附體才明瞭，他死了以後墮畜生道，離開畜生道，他又到人道來，人道就一世，死了以後就墮地獄。他墮畜生道，又作人道，是他過去生的餘福，還有一點福，不至於那麼慘。但是這個餘福享盡，惡業現前，惡業是什麼？奪取政權的時候，打仗殺人太多。所以有人問他，你為什麼會墮地獄？造地獄業。哪些地獄業？殺人，殺中國人、外國人，統統都殺了。打仗哪有不殺人的？殺人就要墮地獄。所以有人問他，難道做了國家領導人都要墮地獄嗎？不盡然，沒有殺人的、沒有作惡的不墮地獄，不是每個帝王都墮地獄。但是開國的帝王，確實大多數都墮地獄，打仗！

他能夠從地獄出來，《群書治要》有功，這是我們親自遇到的。前年，我們印一萬套《群書治要》，樣本書印好了，書店送到澳洲，那時候我在澳洲。我們幾個人看這個樣本，看得很歡喜。當時，悟忍師的妹妹在場，忽然唐太宗附在她身上，她跪下，跪到地下，她說我是李世民。我們就知道唐太宗附體了，就請他坐，問他有什麼事情？他不敢坐，一直跪在地下，說他從地獄出來，感恩。感什麼恩？我們印這套書，他離開地獄。我們是無意的，不是為他的。給我們透出的信息，雖然話只有兩句，非常重要，他說這部書可以救中國，可以救全世界。救中國，我知道，我們印一萬套流通，其目的就是救國家的，沒有想到救全世界。但是他提醒我，救全世界。所以，我馬上就想到要翻成外國文，向全世界流通。他對我非常感恩。這是個好的例子。

這是一部好書，編這個書是他的智慧，他要的是什麼？古聖先

賢的教訓。哪方面的教訓？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。下令給魏徵這些大臣蒐集，從他那個時代往上去，從三皇五帝一直到晉朝，二千五百年，古聖先賢對這些的教訓，寫成文字記下來的，統統抄出來給他讀。他治國、平天下就依靠古聖先賢的智慧，古聖先賢的理念、方法、經驗，開創了大唐盛世。這是他做了好事，你看善有善果，惡有惡報。他在地獄裡頭，我們人間的時間幾百年，前年年底才離開。這部書這麼好，現在這個社會迫切需要，我們把它找到了，翻印流通，贈送給全世界，這是好事。

淨土宗的承傳，《無量壽經》沒有好的版本，是個很大的遺憾。在中國一千多年，一直到現在，夏蓮居老居士用了十年時間，會成這個本子，《無量壽經》有善本了。往後要有承傳的、要有流通的，這部經對釋迦牟尼佛九千年末法時期，會起最大的作用。往後九千年，真正能夠脫離六道輪迴、脫離十法界，一生成佛，全靠這部經。他的學生黃念祖居士，六年的時間，六年是晚年，身體不好，帶著病痛，完成這部集註，這大功大德！非常可惜沒人認識，國內、海外都有人反對。現在人不讀書，不讀書他就不能真正認識，人云亦云，聽到別人反對就跟著反對。這都是造業，造很重的業。

我們認識，我們明白，不是我有聰明智慧，老師給我介紹的，李老師介紹的。特別介紹這個本子，他在台中講一遍，有他自己的眉註本，這個本子給我了。我在台中十年，老師就是傳給我的《無量壽》，我歡喜。我不學誰學？我不講誰講？我活一天講一天，給大家做榜樣、做示範。這個東西真好，所以我把一切經放下，晚年專講這部經，講到往生為止。希望後繼有人，希望後人講得比我更透徹、更圓滿。造善因必有善果，專門弘揚這部經，決定得生淨土，決定得到阿彌陀佛的加持。這個加持就在現前，現前我們所有一切的遭遇都是佛力加持。加持裡頭有不善的，有很難忍受的，那是



菩薩在鍛鍊我們，考考我們的功夫，你真的能忍還是假的能忍。你不能忍，被淘汰掉了；能忍，提升了。我們從這方面想就非常安慰，對我傷害的人，我都存感恩的心，為什麼？他來考我的，我很幸運，通過了，及格了，沒有被他淘汰掉。這也是真理。你功力愈深，往生到極樂世界品位愈高，所有這些找麻煩的人，都是幫助我提升品位的，我怎麼可以怨恨他？不但不怨恨，我要感謝他。這些都是真實的，不是假的。

經上說『雖不臨時』。「但因果不虛，決當報償於後世」，這句話重要，決定應當報償於後世，來生後世。「故云應急想破」，經文最後這一句，應該要把它想破，想破也就是看破。「眾生但知畏果，菩薩則畏因也」，這一點我們也要牢牢的記住。眾生迷惑，敢造惡業，不知道造了有果報，到惡報現前，後悔來不及了。菩薩聰明，菩薩知道因必有果，所以不敢造惡業。我們學佛要牢牢的記住，要學菩薩，決定不造惡業，無論是什麼人加給我們的羞辱、傷害，我們統統能忍。

我們做一樁好事，受到障礙，心裡頭知道，好事為什麼做不成？佛菩薩為什麼不加持？眾生沒福，眾生造的惡業太重，佛菩薩想加都加不上，眾生應該要受這些苦難，這無可奈何。我們看到傷心，沒法子，這是天理。至於障礙的人，當然他也有障礙的果報，並不是說障礙就沒有果報，不是，有果報。如果他要是智慧，他不會造這個業，因為這是不善業，不善業跟此地所說的，決當報償於後世。他迷惑了，圖眼前的小利，障礙眾生接受正法的機緣，他們的果報，肯定生生世世愚痴，自己將來遇到法緣，也會被別人障礙，這冤冤相報。也是多生多劫遇不到佛法，是遇不到正法，這是所有災難裡頭最嚴重的災難。把不聞經、不聞法、不知道修行是第一重罪，其他罪都輕，只要聽經聞法覺悟了，全都解決了。所以，聽

經聞法是多麼重要，每一尊佛出世，沒有不講經的，沒有不教學的。釋迦牟尼佛為我們示現四十九年講經說法，沒有休息一天，什麼意思？告訴我們，講經說法、聽經聞法第一大德。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此地。